



那年中秋月儿圆

□ 徐光惠

多年前,我以3分之差被挡在了大学的门外,我跟着几个同乡离开老家,远赴广东打工,进了一家电子厂。回一次家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,为了节省时间和钱,我已经三年没回家过中秋节了,父母曾多次催问我啥时候回家,我都以各种借口推脱。

那年中秋节前夕,我决定回家看看,提前请好了探亲假,买了火车票匆匆踏上回家的路。

火车“轰隆隆”一路走走停停,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颠簸,终于到了老家的小镇,从镇上到我家还要走十来里的山路。

下了火车,我活动了一下发麻的双脚,深吸一口气,背着行李埋头往家赶。山路上很安静,天高云淡,阵阵秋风吹拂,吹落了树上的片片枯叶,让人感觉凉意习习。山路高低不平,七弯八拐,翻过几个土坡,绕过小树林,终于到了家对面的小山坡,我气喘吁吁,放下行李坐在地上歇息。不远处,老家的瓦房顶掩映在苍翠的竹林深处,

袅袅炊烟升起。

马上就要到家了。这几年,一个人独自在异乡打拼,倍感孤独、寂寥,浓浓乡愁在心底盘旋、缠绕。看着故乡熟悉的一草一木,仿佛看到年迈的父母慈祥的目光。霎时,一股暖意涌上心头。

“叔叔,你从哪里回来的?”突然,一个稚嫩的童声在耳边响起。我转过头,不知什么时候,身后站着个小女孩,约七八岁,模样清秀,一双黑黑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,头发有些枯黄,缺乏营养的样子,单薄的身子穿一件花衣裳,脚上穿着破旧的凉鞋,一只鞋的带子已经断了。

“小妹妹,我是从广东回来的,你家住在这附近吗?”我笑着说。

“真的吗?叔叔,我爸爸妈妈也在广东打工。”小姑娘眼睛一亮,很开心的样子。

“哦,他们在那边打工挣钱,可以供你读书,回家给你买新书包和玩具呢。”

小女孩听了没说话,眼神一下变得黯淡,低着头,沉默了半晌,才小声说道:“我爸爸妈妈已经出去五年了,一次都没回来过,我和爷爷好想他们……”

小女孩用手指缠绕着衣角,满眼失落。

“他们可能遇到啥困难了,一定会回来的。”我安慰她。

“可是,小强、小花说我爸爸妈妈不会回来了,他们不要我和爷爷了!”小姑娘突然伤心地哭起来,眼泪唰唰直往下掉。我的心有些隐隐作痛。

“小妹妹,别哭,你爸爸妈妈叫啥名字?”我问道。

“我爸爸叫王、王大虎,妈妈叫李翠娥,你、你认得他们吗?”小姑娘抽泣着,哭得越发伤心。

“真巧啊,我和你爸爸妈妈是一个厂的,原来你就是他们的女儿。”我实在不忍看她伤心。

“是真的吗?叔叔,你没骗我吧?”小女孩止住了哭,睁大眼睛问道。

“当然是真的了,他们还跟我说起过你呢。”我躲避着小女孩清澈的目光。她听了,仍有些失望。

“哦,我都忘了,他们还买了礼物,你看,这些都是他们托我给你和爷爷带回来的。”我打开行李包,拿出月饼、瓜子和花花绿绿的水果糖。

“这些都是我爸爸妈妈让你带回来的吗?叔叔,他们为啥不回来?”小女孩追问道。

“厂里工作忙,他们暂时走不开,但是,过年一定会回来的。”我说。

“真的啊?谢谢你,叔叔!噢!爸爸妈妈过年就回来啰!有月饼吃啰!”小女孩满眼惊喜,兴奋地跳起来,还挂着泪珠的脸庞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。

“天不早了,小妹妹,快回家吧。”我对小女孩说。

“嗯,叔叔,再见!”小女孩笑着点头,抱着一包东西,蹦蹦跳跳朝远处跑去。

清凉的山风吹过脸颊,我快步朝家中走去。中秋的夜,月亮挂上树梢,露出圆圆的笑脸。

“冻疮”的故事

(小小说)

□ 牟洪浦

因为买菜,我夫人结识了一位农妇,不知姓名,买菜的人都叫她“冻疮”。

她家住成都市温江区城郊,大约60来岁,圆脸,俩酒窝,大眼睛,头发花白,个头不高,微胖,微驼,有点罗圈腿,走路一摇一晃的。每到冬天,她的手背,特别是指关节部位就会红肿,生冻疮,脸腮帮子也会红肿,嘴唇开裂,这大概就是人们叫她“冻疮”的缘故。

她的菜品很好,分量很足,很新鲜,很干净,很嫩,比如豌豆尖,买回来基本上不用择,用清水淘一下就可以直接下锅了。或做汤,或凉拌,口感极佳。虽说价钱要贵一些,她又不会使用手机收款,但买的人很多。她卖菜的时候,喜欢吆喝着自己编的顺口溜:“你卖菜,他卖菜,我卖的蔬菜最新鲜;你买菜,他买菜,物美价廉的是娃娃菜!”

除了卖菜,她还喜欢旅游,当然,主要是成都周边的短途低价游,要听讲座和购物。她自然是不会购物的,任凭导游如何说,她始终不为所动。大概最远的一次是到西安,三天时间,1000来块钱,坐动车,包住不包吃,我和夫人也参加了。然而每当吃饭的时候,她便躲得远远的,不和我们在一起。记得一次,导游把我们拉到小吃街去吃羊肉泡馍,我夫人特意多买了一碗,硬把她拉上桌。她喝了一口汤说:“还可以,鲜!”接着,她拨了拨飘在面上的几片薄得像纸的羊肉,撇撇嘴说:“就这么几片肉,还卖那么贵!”她又吃了口泡馍,嫌弃地说:“还没有我做的饼好吃呢。”说罢,便从背包里摸出一个

塑料袋,取出一张葱花饼,分成两半,塞到我们手里说:“不信,你们尝尝,尝尝嘛。”

渐渐地,大家都熟悉了,也就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。她姓黄,名菊花,是个苦命人。三十多岁时,丈夫病故,她独自一人将女儿拉扯大并且嫁了出去。不料几年前,四十来岁的女婿被车祸夺去了生命,丢下一个上初中的女孩子。她女儿从此万念俱灰,无所事事,整日里去麻将馆消磨时间,很快就把女婿车祸赔的钱败光了。外孙女全靠她卖菜养活。她的心思全在外孙女身上,她说,一定要供她上大学,找个好工作,嫁个好人家。

她笑着对我们说:“我还要给她带宝宝呢!”接着,她捋了捋几乎全白的头发,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自言自语地说:“唉!不知道能不能熬到那一天哟。”

在讲这些的时候,“冻疮”显得很平静,就像讲的是别人家的故事。然而讲到后面,特别是讲到外孙女,可以明显看到她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,转来转去,就是不落下来。听她讲完,我和夫人半晌没有说话,只觉得心头酸酸的。

尽管知道了她的姓名,大家依然习惯叫她“冻疮”,没有贬义,反倒觉得亲切。这年八月的一个下午,“冻疮”突然来到我家,挎着一篮子鸡蛋,提着一只老母鸡,喜滋滋地对我们说:“我外孙女考上大学了!”我们连连向她道喜。接着,她吞吞吐吐地说,能不能借一千元钱,想给外孙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,除了学费,东挪西借的还是差一点。我

朝夫人点了点头,她便到卧室,数了一千元现金,想了想,又数了一千,递给她说:“不用还了,就当是贺礼吧!”

“冻疮”赶紧道谢,不停地说道:“要还,要还,你们放心,一定要还的!”

转眼,几年过去了。我们搬了家,和儿子住在一起,离温江区远了,很多事情也就渐渐地忘却了。只是夫人买菜回来,偶尔会提起“冻疮”说,还是她的菜好。

一个周末的晚上,我和夫人坐在客厅看电视,突然响起敲门声,打开房门,一位年轻的姑娘站在门前,个头不高,圆脸,大眼睛,俩酒窝。我们很快就认出来了,是“冻疮”的外孙女。还记得当年她的菜摊上总能看到一个名叫娟子的小女孩儿,特别是寒暑假、节假日和周末。她静静地坐在一旁,或看书,或埋头做作业,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据说她学习很不错,知道外婆的不易,非常刻苦,成绩一直保持在班级前几名。

见到我们,她开口就说:“爷爷奶奶,可找到你们了!”

“是娟子啊!快进来,快进来!你外婆呢?”我夫人急切地问道。

“我外婆她……她去世了!”娟子扑在我夫人的怀里,痛哭起来。

“别哭、别哭,好孩子。”夫人顿时泪流满面。

平息了一会儿,娟子慢慢地讲了起来。原来,大学四年,娟子全靠外婆卖菜供养,自己也勤工俭学,如今已毕业并考上了公务员。她说,外婆每天

天不亮就起身,背着菜步行五里路到城里卖菜,饿了、渴了就吃自己做的葱花饼,喝自来水。卖完菜,便一刻不停地赶到菜地里浇水、施肥、择菜,一直忙到天黑才进家门,又忙着做葱花饼,整理好明天要卖的蔬菜。好不容易忙完这些,她才能躺在床上眯上一会儿,天不亮又背着蔬菜出门了。就这样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不停地劳作,直到她因病住院。她很硬气,村里要给她评低保,她拒绝了。她说,有胳膊有腿又能干的,评那做什么!

说完这些,娟子从挎包里取出一个塑料袋,打开袋子,是一个用报纸包得很严实的包裹,打开一看,全是一叠一叠的人民币,有一百的,有十元的,有五元的,更多的是一元两元的,还有五角的,分类折得整整齐齐的。

“这是我考上大学那会儿,外婆找你们借的两千元。她临终前,千叮万嘱咐,说是一定要还给你们。”说完,娟子又哭了起来。

听完娟子的讲述,看着茶几上那一堆钱,我心里感慨万分,这原本送她的钱,她却执意要还,不知道要攒多久啊!苦命的人,她终究没有熬到给娟子带宝宝的那一天。我的眼眶湿润了,泪水,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。

“冻疮”,这个普普通通的农妇,辛劳一生,朴实善良又诚信。她就像生长在田间地头或者路边的野菊花,顶着烈烈夏日,迎着瑟瑟秋风,挺着羸弱的枝叶,顽强地活着,苦苦地开出花来,为大地增添一丝斑斓……